

法治人生

Fa Zhi Ren Sheng

10周年（上卷）
优秀作品选

王 宏 龚培德 主编

2006—2016



新疆文化出版社

法治人生

Fa Zhi Ren Sheng

10周年（上卷）
优秀作品选

王 宏 龚培德 主编

2006-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治人生》10 周年优秀作品选 / 王宏, 龚培德主编. -- 乌鲁木齐: 新疆文化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69-8543-5

I. ①法… II. ①王… ②龚… III. ①新闻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9007 号



责任编辑: 侯淑婷

责任校对: 侯淑婷

封面设计: 刘军庆

责任复审: 吴晓霞

责任决审: 于文胜

责任印制: 刘伟煜



- 书 名 《法治人生》10 周年优秀作品选
主 编 王宏 龚培德
出 版 新疆文化出版社(www.xjdzxy.com)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邮编 83002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网 购 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网、天猫、读读写网、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制 版 乌鲁木齐博云视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济南霏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39.25
字 数 51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8543-5
定 价 80.00 元

网络出版 读读精品出版网(www.dudu-book365.com)

网络书店 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http://shop67841187.taobao.com>)

目 录

帕米尔远山的雪	赵光鸣 / 1
狼祭	于文胜 / 44
逃犯	熊红久 / 98
访拿“双头刀客”	东方明 / 177
秋雨中的罪恶	白志军 / 223
名模之死	大雪 / 242

帕米尔远山的雪

赵光鸣

初识铁来克,是在工作组进驻代尔维什乡的第二天。

头天的晚上,由于大家都睡得很死,没有给炉子续火,到天亮时,炉子灭了,外面正在下雨,冷风从短弄里灌进屋,把我们都冻在被窝里,谁也不想离开尚有些热乎气的被子,去关上被风吹开的那两道门——弄堂的门和小院的门,在这个深秋季节,从帕米尔高原刮下来的风是非常凛冽的,卷着冷雨,让人觉得好像睡在了潮乎乎的冰窖里。窗外的天色十分昏暗,就像被沙尘暴包围了一样,连树影都无法看清。这时有一个人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轻轻地掩了门,在昏暗中站了一会儿,然后躬下腰,把几张床依次看了一遍,确切地说,是看每个人的脑袋和脸,看被子里的人是否醒着,此时我们都懒得睁眼睛,知道进来了人,但没有人想到会进来个坏人,只有老胡的警惕性是高,他一个人睡在里面的小间里,当这个人蹿进他的床头,正要查看他的脸

时,老胡忽然挺身而出,瞪着他的暴眼,挥着长胳膊,颤声大喝:“你是什么人?你,你进来做什么!”

进来的这个人显然被吓了一跳,像青蛙一样向后倒跳两步,急忙摆手说:“呵,误会不要,误会不要!”

老胡就把灯拉着,看着这人,说:“我记得院子的门是闩好的,你是怎么进来的?你就是有事要找我们,也应当先敲敲门,破门而入是不对的,是不对的。”

来人嘴里啧啧着,咕噜了几句维吾尔语,他的汉语显然不够解释这件事,于是便曲起左手,做出一个半圆状,右手则做出门闩的样子在那个半圆里插进又滑出,做这个动作时,他的整个身子都随那支笔直的手臂大幅度地后拧再前伸,然后费劲地说:“这个东西,门的这个东西,从这个里面出来了,是一个坏掉的门,我要修一修,修一修,今天我就修一修。”

他说的意思,是门闩有问题,门没有闩住,稍有外力就自行开启了,这个意思大家都听明白了,但还是忍不住想笑,一是他的比划动作和脸部表情有些滑稽,二是这个人长得也有些让人好笑,两只薄而大的耳朵在灯光照射下半透明般发红,眉毛弯成两个倒月形,在这两道奇怪的眉毛下,是一双非常大的亮眼,顾盼灵活有神,好像眼瞳安上了轴承一样。而且,他还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喜欢挠耳朵,每说出一句话,都要挠一挠那只薄大而尖的耳朵,这使我立刻联想到了电视上正在热播的《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在美男子比率极高的维吾尔族人里,一个长成这样的人,很难用好看不好看,漂亮不漂亮来形容,用滑稽、可笑、可爱、有趣这些字眼,好像还比较贴近。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笑意,便抻一抻脸,挠挠耳朵,正儿八经地对着老胡,然后对着大家,说:“我,铁来克,乡里派来,给大家勤务员当!”

昨天和乡里的领导们见面时,乡书记巴吾东好像确实说过,要派一个会点儿汉语的人来协助我们的工作。

他说着就着手架炉子,三下五除二把炉膛里炉渣炉灰掏干净,再把那些

大柴劈成指头粗的小柴，又撕了几块油毡和报纸垫底，把那些小柴架在上面，最上层放几块煤，看样子他架火十分在行，不一会儿炉火便熊熊燃烧起来，很快炉筒就烧红了，老胡在火墙那儿感受到了火的温暖，和颜悦色地说：“小铁同志，我刚才态度有些生硬，我向你赔礼道歉，你不要生我的气呵！”

老胡说着，亲切地在铁来克肩膀拍了一下。铁来克的大眼灵活地转动着，夸张地叫起来，说：“呵！胡组长，你是党的琼卡德尔（大干部），为你老人家服务我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又转脸对我说：“我的汉语水平越来越不行了，从前，在水利学校的时候，我的汉语很好得很，一回到代尔维什，这个，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我的另一张嘴巴就哑巴了，现在，看到了你们，那张死了的嘴巴又活过来了，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你们伟大城市来的，有知识和学问的人学习！”

他吃力地、有板有眼地说着，又挠了很多次耳朵。

我说：“让我也向你学习吧，我原来学过的维吾尔语也丢得差不多了！”

这个乡里的年轻水利干事冬秋没有多少事可干，乡政府就让他来陪陪我们，他把这件差事理解成了当我们的勤务，每天来给我们架一次炉子，打扫一次房间卫生，不让他干，他还是照干不误，除此之外，那段日子里他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啃一本书上，书是维吾尔文，很厚，起初我以为是水利方面的专业书，后来又以为是一本间谍小说，最后才搞清，是《碟影的诱惑》，原来这是一本关于飞碟的书，在代尔维什这样一个偏远的乡镇，见到一个对飞碟感兴趣的人，令我感到惊奇，正好我带的闲书杂志里就有一本《飞碟探索》，封面上画着一只巨大的蓝色大盘子，衬以深远辽阔的星空，大盘子下面是一些长着像蜻蜓脑袋的外星人类。铁来克见了杂志，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呵，苏里坦和江巴依老爹看到的就是这个东西！万真千确，就是这个东西！”

“你说的是真的吗？那个苏里坦和江巴依真见过飞碟？”我对此将信将疑。

铁来克和我交谈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兴奋地说江老爹年轻的时候在兴都库什山的逃难路上见过那玩意儿，就悬停在他们一家人的头顶上，把老爹一家人吓个半死，以为遇上了灾星。

“苏里坦是我的好朋友，一个诚实的人，他是半夜里，在水磨房里看到那东西的，他是个真正的目击者，我对他深信不疑，正是因为受了他的启发，我借来了这本书！”

他一边挠着耳朵，一边小心翼翼地问我，“赵组长，这本杂志借我几天可以吗？我想让苏里坦也看看。”

我说我到今天也不相信真有什么目击者，但铁来克说代尔维什是个出奇闻怪事的地方，有人还在荒山里见过高大的毛人呢。再说，无边无际的宇宙有点异常的东西出现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比地球人更聪明的外星人偶尔到地球上空转一转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我是南疆奔小康工作组成员，从老胡的不断皱眉中感到这样不着边际的话题于我不太合适，于是便适时地中止了这样的讨论，但铁来克的兴趣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把同样的话题和工作组的其他几位继续研讨，就连我们的司机肉孜也成为他的讨论对象。一次，老胡郑重其事地对他说：“小铁，你有时间，应当多读点有用的书，多想想让你们的家乡如何发展致富的问题，年轻人吗，脑子要用到正道上。”

铁来克对老胡的告诫和上纲上线置若罔闻，发现我们都在回避这种讨论后，就钻到小院旁边的营业食堂里去，和那些无事可干的年轻人继续这种神神道道的讨论，那些人也听说了苏里坦看见大盘子的事，对此事饶有兴趣，一伙人在一起争论得热火朝天，有人把苏里坦看见怪星的事和江巴依早年的见闻联系起来，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江巴依一家自从看见怪星后家道中落，死人丢财，现在这样的事儿又让苏里坦遇上了，说不定他和他家里要出什么事。

这显然不是铁来克想听的话,对那人说:“你这是迷信,非常愚民,不要诅咒我的朋友,科学和迷信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铁来克对严肃的科学讨论变成愚蠢的迷信非常气愤,对我说:“那些喜欢扎堆的人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说话真是费劲。”

我说:“什么时候也让我见见你的这位朋友吧?”

他想想说:“苏里坦不太愿意见干部,特别是上边来的干部,这一点和他的叔叔艾杰克如出一辙,艾杰克叔叔看见有身份的人就躲,他把这个毛病也传给了他的侄子,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毛病,干部也是人嘛!也有善良的正派的好干部嘛,也有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好干部嘛!”

铁来克顺便给我讲了叔叔艾杰克躲干部的故事,有一回,村里来了一位大胡子长头发的汉族艺术家,专程到代尔维什的托喀木买里斯村拜访艾杰克,住在小破房里的艾杰克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奇怪的人来找他,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和这个不速之客聊了起来,竟然聊得十分投机,后来,那位客人提出,要请艾杰克到台勒维曲克河边一家度假村吃一顿饭,艾杰克犹豫地跟着去了,两人刚落座,饭厅里进来了几个正开政协会议的干部和阿訇,艾杰克立刻神色大变,像兔子见了狐狸一样惊慌地夺路而逃,大胡子追了出去,艾杰克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我听了大为不解,问:“这个艾杰克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要跑?”

乡水利干事抻一抻脸,说:“他是个阿希克,阿希克听说过吗?”

我真没听说过,什么是阿希克?

“阿希克,就是深藏民间的歌者,永远不登大雅之堂的游吟诗人,流浪汉,苦修苦行者,世上最穷的人,又不把穷困当回事的人,你愿意说他们是乞讨者也行,他们是些来去像风一样自由的人,是唯一能用歌声把听众感动得泪流满面的人,如今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铁来克眨巴着他孙悟空一样的火眼金睛,挠挠耳朵,说:“苏里坦的血管

里流着他叔叔一样的血,他们之间唯一的不同,是叔叔经常出去流浪,云游大地,而他则足不出户,除了水磨房,他哪儿也不去,不过,他现在好像开始谈恋爱了,他这样的人能爱上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我真为他感到高兴!”

“是年轻人都会谈恋爱,再特别的人也不可能例外。”

“是的是的,他是有些特别,但是难逃爱情之网!”

我笑着说:“你呢,你怎么样?恋爱了吗?”

水利干事的脸红了起来,挠着大耳朵,说:“我,我爱上了一个人,但是人家心里有没有我还不一定呢……”

水利干事正在恋爱的消息很快就被证实是真的,他看上的是乡街上的杂货铺的那位名叫曲曼古丽的姑娘,这个杂货铺我经常去买香烟,知道这姑娘是乡里第一个上街摆小摊的女人,有点积蓄后,就开了个小店。姑娘长得很丰满,笑起来很美。我发现铁来克经常有事无事都喜欢往这店里钻,每次我要买烟,或是阿尤甫、肉孜要买烟,他都要陪着去,或者干脆就代劳了。总之,只要有点接近那姑娘的借口,他是绝不会放过的。但是消息灵通的司机肉孜告诉我,铁来克悟空的神通虽然广大,但是不一定能把曲曼古丽追到手,听说,乡里一个在喀什噶尔做生意的小伙子看上她了。

我在营业食堂听到的闲言碎语对铁悟空的恋爱前途也是不乐观的。

大嗓门的食堂帮工居马洪告诉我,水利干事找姑娘的机会本来不少,乡里有不少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他,他是乡里的干部嘛,但那些姑娘他一概都看不上,偏偏要纠缠杂货铺的曲曼古丽,而这个喜欢笑的姑娘是个脑子很好使的人,人家的心思在喀什噶尔呢,人家才不愿意一辈子都待在代尔维什呢!

“脑子有毛病的人还不止他一个,还有他那个好朋友,水磨房的磨面匠苏里坦呢!你猜苏里坦磨面匠爱上了谁?他爱的是曲曼古丽的妹妹吐尼莎,听说现在打得火热呢!打得火热又能怎样呢?只有脑子有病的人,才会招惹那对姐妹,脑子正常的人是不会干傻事的!”

持这种看法的人远不止居马洪一个，凡是喜欢在营业食堂扎堆的人，只要说到这事，都认为铁悟空是白费劲。就连乡里的文教干事雅阔夫也认为这事成不了。

“铁来克是个幻想家，他的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心灰意懒的，有谁见过一头热的恋爱弄成功了呢？”文教干事说。

但是这些对水利干事不利的议论并没有让他止住示爱的步伐，铁来克每天除了在工作组驻地消磨一段时间外，就要找些借口到杂货铺和曲曼古丽聊天，跟那姑娘在一起，他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题，逗笑的本领也发挥到极致，姑娘在寂寞的守摊店中好像一点不反感他的陪伴，经常被铁悟空同志逗得乐不可支，笑得前仰后合，水利干事一条胳膊搭在柜台上，撅着屁股，看着姑娘开怀大笑，偶尔也会跟着笑，脸上的痴迷神情谁看了都不会怀疑小伙子确实坠入情网了。

工作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掌握了一些乡里的情况，在分组长老胡的建议下，乡党委、乡政府几套班子和工作组在一起开一个碰头会。会上罗列了一些影响全乡奔小康的因素和倾向及现象，比如除乡提留、村提留之外的不合理收费，不该向农民伸的手也伸，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但会上说得更多的是代尔维什乡的传统势力和传统思想对农民的不良影响，守旧，懒散，安贫守拙，排斥科学种田和新技术的应用，那些只能结又小又涩的果子的果树，明明可以应用新的栽培技术加以改良，但推行起来却困难重重，乡里好不容易把砖厂建起来了，贫困户却怕苦怕累，跟汉族民工比起来，吃苦精神差得太远了。

老胡也谈了一些代尔维什不好的风气，年轻人无所事事，不是晒太阳就是扎堆聊天，要不就是在台球桌上乱捣一气，丝毫也不在改变穷困面貌上有所用心。同时不点名地说，有些青年放着那么多的科普书不读，偏要读些神神道道的书，那样的书跟歪理邪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除了把人变得更

加恍惚和神经兮兮,没有丝毫的好处。

老胡说:“不去踏踏实实从脚下做起,做点脱贫致富的实事,尽琢磨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什么宇宙哪,外星人哪,飞行器哪,那些东西不要说永远都搞不清,就是搞清楚了,跟代尔维什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难道它们可以变成饕和抓饭包子吗?”

碰头会上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搞的,很快就被铁来克知道了,传话的人没有落下任何一个细节和每一句让他气愤的话,他的反映之强烈很是让我感到意外。

“赵组长,胡大人说的话我肚子胀呢!难道读书不对吗?难道我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吗?难道我没有在代尔维什的山山水水留下辛苦奔波的脚印吗?难道我给乡里提出的改水建议和方案还少吗?”

他在怒气冲冲地喷出这一连串难道后,像青蛙一样喘了口气,意犹未尽地继续说:“难道我们的眼睛只应该盯着脚下这一点点地方,而不应该看看远方吗?难道对着我们头顶的辽阔无垠、星辰密布的天空,我们应该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吗?”

当然,水利干事如此激烈的反应,老胡是不知道的,但是老胡却从肉孜嘴里听到铁来克正在恋爱的消息,而且知道了他的恋爱对象是谁,老胡亲切地说:“小铁,年轻人很幸福呵,只要你好好地追求上进,你的恋爱就一定会成功的!”

老胡是个严肃的人,难得和人说点这类的贴心话,但水利干事却并不买他的账,直着脖子说:“胡组长,我的爱情不会成功呵!我是一个胸无大志、无所事事的人嘛!”

铁来克认为老胡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所以关心他的恋爱,纯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看来,他对工作组的领导已经有了很深的成见,但是表面上对老胡还是

毕恭毕敬。每天,他还是早早地来到我们的宿舍,添加炉火,提水烧水,打扫室内和小院卫生,然后,带我们到营业食堂吃饭,饭后再回宿舍,等着老胡布置一天的工作……

二十天后,老胡要到喀什开会,向地委和总工作队汇报代尔维什乡脱贫奔小康的情况。老胡认为工作组目前掌握的材料是远远不够的,主要是缺乏贫困户典型和致富典型,没有很具体的事例,所以得到各村去跑一跑,脚踏实地地搞点社会调查。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阿尤甫,并且让铁来克陪同我一起下村。

我和铁来克商量后,决定先去托喀木买里斯村看看。

“代尔维什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都在那个村子里,路也不太远,顺便还可以看看我的朋友苏里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咱们还可以拜访一下苏里坦的艾杰克叔叔,要在那个村子里找一个最穷的典型,他当之无愧。”

铁来克把去该村的理由说得非常充分,如果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在这个村子找到的话,我们就用不着再往别处跑了。代尔维什是个辽阔而且地形复杂的地方,最远的村落在八十公里的山里,那样的远路,想想都觉得可怕。

铁来克出发的时候,把我带到杂货铺,深情地向曲曼古丽告别。

“我要和赵组长去托喀木买里斯村,可能要几天以后才能回来,真舍不得离开你呵!”

姑娘咯咯地笑着,说:“去吧,你走了我会想你的,如果你见了你的朋友苏里坦,最好能劝劝他,不要和我的妹妹走得太近,那样对谁都不好。”

“为什么?难道他们相爱不可以吗?”水利干事眨着灵活的大眼睛,吃惊地问。

“苏里坦是个好人,我是怕伤着他,爱情之火烧得太旺的时候,有可能灼伤自己。”姑娘说。

“那么我呢?我的心为你熊熊燃烧,难道你要我也像苏里坦一样的自行

熄灭吗？”

“呵，看你都想到哪儿去了，我们的事另当别论。你不是苏里坦，我也不是吐尼莎。”姑娘忽闪着美丽的杏眼，笑咪咪地说。

铁来克心满意足地离开杂货铺，走在尘土乱冒的乡路上，对我说：“她是多么迷人呵！脸，头发，眼睛，脖子，胸脯，每一个微笑，都在我每个夜晚的梦里，我真是太爱她了！有了爱情，生活是多么的甜蜜和美好呵！”

我忍不住说：“你觉得曲曼古丽也很爱你吗？我听说还有人在打她的主意呢。”

“你说的是巴赫提雅尔吧，那个黄眉毛黄头发烂牙床的乐器匠，除了在喀什赚了点儿钱，他还有哪点比我强？曲曼古丽是属于我的，让那个黄毛儿见鬼去吧！”

“你真是很自信呵！”

“坦率地说，赵组长，不是很自信，心里没底，但是爱情问题上不能含糊糊，畏畏缩缩，得有非我莫属的气概。”

他想想又说：“胡大人说得对，我是得好好干，力求上进，干出点样子来，让我爱的人看看我是一个能干的人，一个有事业心有作为的人！”

通往托喀木买里斯村的车马路的右侧是蜿蜒流淌的台勒维曲克河。在11月稀薄的阳光下，那河水泛着白白的光，大地苍茫，树影如烟。乡水利干事望着河水，对我说，这条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在代尔维什乡境内有条支流从山里流下注入主河道。他曾经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山里勘查，找到暗流的流经路钱，只要把两座小山打通，就可以把潜流引向代尔维什山前地带的大片荒地，那都是些好地，只要解决了水的问题，搞农业开发是非常有前景的。这个勘查报告他已经递交给乡里了，巴吾东书记还在大会上表扬过他，说这个方案很好，但钻山打洞得做前期准备，眼下乡里的财力不够，一旦有了这样的力量，会很快付诸行动的。

“我并不是一个想入非非的人，老赵哥，胡大人把热爱科学和想入非非混为一谈是不对的！”

铁来克正说着，听到后面有人叫他，就回过头，对我说：“是吐尼莎，她又偷偷跑出来，不用问，肯定是去水磨房。”

从后面悄悄追上来的妹妹比姐姐的身材更加苗条修长，眼睛十分妩媚，虽然偏瘦，但胸脯鼓鼓的，显得青春而亮丽，看起来比她的姐姐单纯。她手里拿着一本吉他曲谱，还有几根弦线，说这是苏里坦想要的东西，她托人从喀什带来，现在给苏里坦哥送去。除这些东西以外，她手里还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从恰克马克馕铺买的馕和烤包子。

铁来克用姐夫一样的温情口吻说：“好妹妹，你心里有我的朋友，我很高兴，但是你家的人好像不太赞成你们的来往，我得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能告诉哥哥吗？你爱我的朋友吗？”

姑娘的脸像桃花一样红了，低着头，说：“苏里坦哥对我的帮助，家里的人都知道，他们并不反对我和他来往。”

铁来克大声说：“是呵是呵，他们当然应该知道他是怎么帮你的，是他首先发现了你的歌唱才能，手把手教会了你弹奏都塔尔和热杰克，还有那些优美的民歌和木卡姆歌曲……你已经在县乡的文艺汇演上露过脸了，说不定你还有更好的前程呢！这一切都应当感谢我的朋友苏里坦，而现在你姐姐却担心起你们的来往了，她怕你们之间烧出的爱火，会灼伤我的朋友呢！”

姑娘仍然低着头，轻声说：“铁来克哥，我和苏里坦哥在一起，从来也没有说过一个爱字，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甚至很少见到他笑。”

“呵！这正是他表示爱情的一种特殊方式，嘴上不说，心里爱得更深！”

水利干事好像自己得到了爱情一样，一路兴致勃勃，对我说，把吐尼莎带到水磨房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姑娘的父亲老穆萨本人。那是三年前的一天，老穆萨套上驴车，装了几袋麦子，心血来潮地叫上了当时只有 16 岁的吐

尼莎。几袋麦子变成面粉后,水磨房安静了下来,老穆萨并不急于回家,和 20 岁的磨面匠聊了起来,聊的竟然是和田地农事毫无关系的乐器问题。老穆萨本人也算得上是半个乐器匠,年轻的时候跟舅舅学过几天这门手艺,虽然半途而废,但他对乐器和吹拉弹唱的爱好却一直延续了生命的最后时刻。那天水磨房里正好有一把热瓦普,是苏里坦自己制作的,老穆萨大夸琴的音色纯正,制作精良,材料上乘,一时兴起,自弹自唱起来,沙哑的嗓门,痴迷的神态,摇头晃脑的模样,让两个本来很生分的年轻人忍俊不禁。老头儿不仅自己唱,还要求年轻的磨面匠弹唱,后来,他像喝醉了酒一样,要姑娘也来一首,让磨面匠伴奏。这是两个年轻人的第一次合奏合唱,唱的是潘吉尕中的第一达斯坦,让老穆萨听得如醉如痴。

铁来克说:“这就是他们播种初恋的第一个日子。老穆萨后来又带着他的小女儿到水磨房好多次。如果老人活着,他是不会反对自己的女儿和水磨房青年来往的。他喜欢苏里坦,一直很惋惜这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没有得到更好一些的命运。他 14 岁那年父亲死了,从那时开始,他就接替父亲成了水磨房的磨面工,学也上不成了,为了多病的母亲和三个弟妹,他早早地就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饱尝生活的辛酸,这也是他少年老成的主要原因。”

水利干事向我介绍他的朋友时,跟在我们身后的姑娘一直在偷偷地抹着眼泪。看起来她对水磨房的年轻人感情很深,跟只有笑声的铁来克的热恋相比,他朋友得到的爱好像更加牢靠,更为真实。

从乡里到托喀木买里斯村的路有十几公里,水磨房要近一些,在三岔路口向河边伸去的小路尽头,是一片不高的陡岸,从远山流来的那股水在这里加快了流速,水磨就建在这个水流湍急的土坡上。这里的树都是白杨和柳树,很稀疏,但红柳、野蔷薇、白刺、骆驼刺、苍耳、八角刺却长得非常茂盛,虽然它们都已经凋萎,但春天却是一个生机蓬勃的世界,从黄烟一样的芦荻朝河对岸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村庄的农舍和麦垛。

这个季节几个村子来磨面的人不少，农民们吃惯了这个水磨磨的面，不喜欢那种很白的精面，认为还是水磨磨出的面有劲道，打出的饅好吃，所以苏里坦不愁没有活儿干。这阵儿他正给河对面的文尕什村一个村民忙碌，满身的白粉，腾不出时间和我们说话，只握了握手，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让吐尼莎和铁来克带我到他的住所里坐。他的家在村子里，但他平时很少回家。水磨房连着一间小屋是他休息的地方，屋子是土坯垒的，屋顶用的是杂木和灌木枝搭的，空间很小，除了一张小土炕，还有一个小灶台，被烟熏得黑黑的，这寒舍虽然破败简陋，但小窗台上却整齐地摆着几十本书，墙上挂着一把热瓦普，一把大肚子的都塔尔，还有一把吉他。吐尼莎放下手里的东西，就把墙上的吉他取下来，把断了的弦线换上新买来的弦，跟苏里坦在一起，她对乐器也很熟悉了，她在这间小屋里的神态，就像她就是这里的主人一样。

那个文尕什村的人走后，苏里坦抽空进屋又和我握了一次手，说铁来克带来的那本《飞碟探索》他很认真地看了，由于不懂汉文，他只能看看上面的图片，他说他不敢肯定那个夜晚看到的像盘子一样的东西就是飞碟，那是在深夜，他出来到土坡上小解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幽蓝的夜空有一个东西在忽快忽慢地移动，发出柔和的蓝光，几分钟后，这个奇怪的东西以闪电般的速度朝远处的群山飞去。

“也许它是飞机，飞艇，或者，是热气球，还有可能是火箭升空后脱落的金属残片，受到大气层的摩擦放出光来，我们的邻国那边有个火箭发射场，距我们代尔维什不过几百公里，这事儿我和铁来克讨论过，坦率地说，我不认为一定是这本杂志上说的那种东西，铁来克是个幻想家，我的想象力远没有他丰富。”

磨面工微笑着说，同时看着他的朋友。

铁悟空笑着叫起来，说：“你这是在夸我吗？你们都把我看成了一个想入非非的人了！”